



A Faint Cold Fear

不寒而栗

Karin Slaughter

卡琳·斯劳特 著

包惠南 包昂 译

译林出版社
Yilin Press

A Faint Cold Fear

不寒而栗

Karin Slaughter

卡琳·斯劳特 著

包惠南 包昂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寒而栗 / (美) 斯劳特 (Slaughter, K.) 著; 包惠南, 包昂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5. 7
(译林畅销名作坊)
书名原文: A Faint Cold Fear
ISBN 7-80657-892-7

I. 不... II. ①斯... ②包... ③包...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22914 号

A FAINT COLD FEAR by Karin Slaughter
Copyright © 2003 by Karin Slaughter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illiam Morrow, an imprint of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5 by Yilin Press in conjunction with Bertelsmann Asia Publishing
All Rights Reserved.
登记号 图字: 10-2004-209号

书 名	不寒而栗
作 者	[美国] 卡琳·斯劳特
译 者	包惠南 包 昂
责任编辑	谢山青
原文出版	William Morrow, an imprint of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Inc.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上海市北书刊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0.625
插 页	2
字 数	288 千
版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892-7/I·641
定 价	22.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星期日：学校教师之子安迪无故自杀，而就在离警察不远处，验尸官怀孕的妹妹被刀捅成了血人。

星期一：发现安迪尸体的金发美女在宿舍吞枪自杀，而她居然出现在安迪的得意画作中。

星期二：安迪生前最好的朋友古怪地在宿舍自杀，死前透露：校保卫队队长向安迪等学生贩毒。

星期三：校保卫队队长死在办公室里……

星期四：警察被抓，警察遇刺，真相揭晓。

星期五：等等，也许，还有另一个没人发现的真相。

接连的死亡，看起来都是自杀，然而背后总有微妙错综的联系。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凶手？这一切都是怎么做到的？

整个故事发生在周日到周五这不到一周的时间里，紧张激烈的情节，精彩刺激的描述，让你体验惊悚的感觉而无法自拔。浸满了神秘与诡异蜜汁的悬念接二连三，有着欲罢不能的强烈诱惑。



卡琳·斯劳特 (Karin Slaughter), 美国惊悚小说作家。生于美国南部佐治亚州的一个小镇, 曾做过法医, 后从事惊悚悬念小说的写作, 目前已出版了四部畅销小说。

主要人物表

萨拉·林顿	格兰特县哈兹德尔儿童诊所医生兼县验尸官；警长杰弗里·托利弗的前妻
特莎·林顿	萨拉的妹妹 (昵称:特丝、特茜)
杰弗里·托利弗	格兰特县警署警长；萨拉的前夫 (昵称:杰夫)
德文·洛克伍德	特莎的男友,一名黑人
埃迪·林顿	萨拉的父亲
凯茜·林顿	萨拉的母亲
弗兰克·华莱士	格兰特县警署警员
马特·霍根	格兰特县警署警员
布拉德·斯蒂芬斯	格兰特县警署警员
莉娜·亚当斯	格兰特理工学院保卫处工作人员,原格兰特县警署警员
西比尔·亚当斯	格兰特理工学院教授,系主任;莉娜去世的姐姐 (昵称:西布)
理查德·卡特	格兰特理工学院教师
查克·盖恩斯	格兰特理工学院保卫处处长
安迪·罗森	格兰特理工学院学生实验室临时工作人员;布莱恩·凯勒之子
布莱恩·凯勒	格兰特理工学院教授;吉尔·罗森的丈夫
吉尔·罗森	格兰特理工学院心理咨询中心医生;布莱恩·凯勒的妻子
埃伦·谢弗	格兰特理工学院学生,校射击队队员
威廉·斯古特	格兰特理工学院学生;又名:威廉·迪克森

- | | |
|----------|--|
| 伊桑·怀特 | 格兰特理工学院学生,假释罪犯;
又名:伊桑·格林
(昵称:伊西) |
| 黛安娜·桑德斯 | 格兰特县警署假释犯执行官 |
| 娜恩·托马斯 | 格兰特理工学院图书馆工作人员,西比尔·亚当斯的同性恋爱人 |
| 黑尔顿·厄恩肖 | 萨拉诊所的同事,也是她表弟
(昵称:黑尔) |
| 罗恩·弗莱彻 | 格兰特理工学院保卫处工作人员 |
| 丹·布罗克 | 格兰特县前验尸官,殡仪馆工作人员 |
| 凯文·布莱克 | 格兰特理工学院院长
(昵称:凯夫) |
| 卡洛斯·昆诺耐兹 | 格兰特县停尸房工作人员,萨拉的助手 |
| 梅森·詹姆斯 | 亚特兰大格雷迪医院医生,萨拉以前的男朋友 |
| 玛拉·西姆斯 | 格兰特县警长秘书 |

星 期 天

1

萨拉·林顿注视着皇后乳品店的门口，看见她妹妹特莎挺着大肚子从里面走了出来，两手还各拿着一杯巧克力酱冰淇淋。当特莎走过停车场时，突然刮起大风，把她的紫色连衣裙吹得扬了起来。她手忙脚乱，既要按住裙子，又得当心不把冰淇淋打翻在地；快走到车前的时候，她还在骂骂咧咧。

萨拉强忍笑意，探过身去打开车门，一边问道：“要我帮你一把吗？”

“不用。”特莎一边说着，一边钻进了汽车。她坐定下来，把冰淇淋递给萨拉，“你就闭上嘴巴别笑我了。”

特莎蹬掉凉鞋，把一双光脚丫搁在仪表盘上。见她这架式，萨拉不禁皱起了眉头。她的这辆宝马 330i 型车才买了不到两个星期，特莎就把一袋古柏花生巧克力丢在后座上，结果把后座弄脏了，还把芬达橙汁汽水泼在了前座的踏脚地毯上。要不是特莎已经怀孕近八个月，萨拉非掐死她不可。

萨拉问她：“怎么耽搁这么久？”

“我得去方便一下。”

“方便两次？”

“那倒不是，我就是喜欢呆在该死的皇后乳品店的洗手间里。”特莎有点不耐烦了。她用手在面前扇了扇。“老天爷，真是热得受不了。”

萨拉没说话，开大了空调。她是个医生，因此知道特莎只不过是怀孕期间因为激素的原因才这样。但有时她觉得，对于所有关心特莎的人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她关进一个大柜子里，直到孩子出生后再把她放出来。

“那地方挤得要命！”特莎嘴里塞着一大口巧克力酱说，“该死的，难道那些人都不要去教堂或别的什么地方吗？”

“嗯。”萨拉哼了一声。

“到处都脏得要命。看看这个停车场，”特莎说着，把小勺子猛甩了一下，“有人就是在这里乱扔杂物，也不管有没有人来清理，好像觉得会有个垃圾仙子下凡来收拾打扫似的。”

萨拉吃着冰淇淋，含含糊糊地嗯了几声表示赞同，而特莎则没完没了，抱怨着皇后乳品店里的每个人：从打手机的男人数落到那个排了十分钟队到了柜台前还拿不定主意要买什么的女人。过了一会儿，萨拉不再听她的这些唠叨，她盯着停车场，思考着下个星期繁忙的工作。

几年前，萨拉开始兼职做县里的验尸官，以便买下她即将退休的搭档在哈兹德尔儿童诊所的股份。最近，停尸房的事情打乱了她在诊所的工作安排。通常，验尸官的工作不用花太多的时间，但上个星期因为出庭而耽搁了两天，这个星期她只好加班加点补上。

萨拉在停尸房的工作越来越与诊所的工作时间相冲突。她知道过不了几年，她就得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到时候必定难以取舍。13年前，萨拉离开亚特兰大市回格兰特县时，她就非常向往验尸官这一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她觉得如果不能经常面对法医工作带来的挑战，她的大脑将会逐步萎缩；然而给孩子们治病又可使自己恢复活力。萨拉知道自己不能生育孩子，一旦失去了在诊所的工作，那将会失去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机会。因此她每天都在犹豫，不知道该从事哪个工作好。常言道：这事不顺那事好，样样兼顾办不到。

“在那儿就不断指责我！”特莎尖声嚷着，那么大的嗓门使得萨拉只好再听着她唠叨个没完。“我今年才34岁，又不是50岁。那个护士居然跟个孕妇说那样的话！”

萨拉看着她妹妹，问道：“你说什么？”

“我刚才说的话你没听见？”

她想方设法要使自己说的话听上去让人深信不疑。“听到了，我当然听到了。”

特莎皱着眉说：“在想杰弗里了，是吧？”

这个问题让萨拉大吃一惊。有一段时间，一想到她的那位前夫她就伤心。“我没想他。”

“萨拉，别骗我了，”特莎说道，“上星期五，城里所有的人都看见那个广告女郎在警署忙活着。”

“她是在给一辆新的警车刷标记。”萨拉回着话，同时感到脸颊上又红又热。

特莎疑惑地看了她一眼。“他上回不就是拿这个当做借口的吗？”

萨拉没说话。她至今仍然能记得那天的情景：她下班比往常早些，回到家里却发现杰弗里和城里标牌店的女老板睡在床上。这事发生以后，让林顿家感到既惊讶又恼火的是，萨拉居然还在和杰弗里约会。总的说来，虽然萨拉和家里人一样既惊讶又恼火，但又感到无法和杰弗里一刀两断。一旦涉及到杰弗里，她的理智就荡然无存。

特莎提醒她说：“对他你得小心点。别让他太得意了。”

“我又不是傻瓜。”

“有时候你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大傻瓜。”

“哟，你也一样。”萨拉回敬了一句，但话还没说出口就觉得这么说太蠢了。

车内很静，只有空调的风声。最后还是特莎主动开了口：“你应该说——‘我知道你很笨，不过我自己又怎么样呢？’”

萨拉本想一笑了之，但她觉得实在很恼火。“特茜^①，这不关你的事。”

特莎哈哈大笑，把萨拉的耳朵震得嗡嗡响。

“好吧，真是活见鬼，好姐姐，这感情的事从来没人逃得过。我敢说，该死的玛拉·西姆斯^②在打电话时，那个小骚货就已经下了车。”

“别把她说得那么难听。”

特莎又拿着小勺比画着。“那你想要我怎么说她？妖精？”

“什么也别叫，”萨拉说，她确实是这么想的，“别胡乱叫她。”

“哦，我想有几个不错的雅称，对她来说倒是名副其实。”

“不忠的人是杰弗里，她只不过是占了点便宜罢了。”

① 特莎的昵称。——译注

② 杰弗里所在警署的秘书。

“你知道，”特莎打开了话匣子，“当年我也曾有过好多机会占男人的便宜，可我从不去勾搭有妇之夫。”

萨拉闭上眼睛，希望妹妹不要再说下去了。她不想再谈这个话题了。

特莎接着说：“玛拉告诉彭尼·布罗克说她长胖了。”

“你跟彭尼·布罗克聊些什么？”

“他们家厨房的水管不通了。”特莎回答说，然后含着勺子咂咂嘴。特莎怀着身孕，挺着大肚子不可能再去钻那些犄角旮旯，因此就不再整天跟着爸爸做那些管道装修活儿了，但她还能干些往下水道安放手压皮碗泵之类的活。

特莎说：“听彭尼讲，她胖得像座房子。”

尽管特莎这么说是为了安慰她，但萨拉不由自主地感到一丝得意。但接着感到一阵内疚，她竟然因为别的女人屁股变大而窃窃自喜。真他妈的，那个标牌店女老板的腰身已经够丰满的了。

特莎说：“我看见你在笑嘛。”

萨拉确实在笑。老是紧绷着嘴，她都感到两颊有点酸疼。“这太可怕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从……”萨拉放低了声音，“从我觉得自己是个名副其实的大傻瓜开始。”

“哎，你就是你，大力水手就是这么说的。”特莎拿着塑料勺绕着纸杯刮，直到刮得干干净净，什么也不剩。她深深地叹了口气，仿佛她的处境急转直下了。

“能把你剩下的那些给我吃吗？”

“不给。”

“我现在是个孕妇！”特莎扯大了嗓门嚷嚷。

“你怀孕又不是我的错。”

特莎只好再去刮自己的那只纸杯。她还嫌烦得不够，用脚底板在仪表盘上细工镶嵌的木制面板上蹭来蹭去。

整整一分钟过去了。作为姐姐，萨拉深感内疚，这像一柄大锤撞击着自己。她尽量克制住这种感觉，又吃了几口冰淇淋，却噎在嗓子眼，



怎么也咽不下去。

“拿着吧，你这个老大不小的宝贝。”萨拉把自己的冰淇淋递给了她。

“谢谢，”特莎语气温柔，“要不过一会儿咱们再去买点儿？”她提议说。“不过嘛，能不能你去买啊？我可不想让他们把我当成猪，而且……”她惬意地笑了笑，眨着眼又说：“我怕柜台后的小伙计会烦我。”

“我可想像不出会怎么个烦法。”

特莎天真地眨了眨眼睛说：“有的人就是那么敏感。”

萨拉推开车门，很高兴可以有个理由下车。才走了几步，特莎就摇下了车窗。

“我知道啦，”萨拉说，“双份巧克力酱冰淇淋。”

“没错，呃，再等一下。”特莎舔掉她手机边上的冰淇淋，然后把手机递出车窗。“杰弗里的电话。”

萨拉把车开到一条碎石堤岸上，停在杰弗里的车和一辆警用巡逻车之间。听到路上的小石子弹到车身上，萨拉不禁皱起了眉头。萨拉把她的一辆双座活动敞篷车折价换成一辆大一号的车，惟一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多配置了一个儿童座位。碰上特莎和这种路面，看来小宝宝还没出生，这辆宝马就得报废了。

“就这儿？”特莎问。

“嗯，是这儿。”萨拉猛地拉住手刹停车，然后看着她俩面前干涸的河床。自90年代起乔治亚州就连年遭受干旱，这条大河犹如一条粗壮懒惰的大蛇，蜿蜒曲折穿过这片森林，现在已渐渐干枯，貌若细流，剩下的只有这干裂的河道。高悬于地面30英尺高的水泥桥与周围环境显得很协调，而萨拉仍然记得以往人们在这里钓鱼的情景。

“尸体就在那里吗？”特莎指着围成半圆形的一群人问道。

“可能吧。”萨拉不知道她们是不是在学院的地界上。格兰特县由三个城市组成：哈兹德尔、麦迪逊和阿奉戴尔。哈兹德尔是格兰特理工学院的所在地，是该县的一颗明珠，任何发生在该市范围内的案件都

会让人觉得极为可怕，而发生在校园范围内的案件就更是一场噩梦。

“到底出了什么事？”特莎着急地问道，虽然她从未对萨拉的法医工作有过兴趣。

“这就是我要寻找的答案。”萨拉提醒她，探过身到手套箱里取出听诊器。车内前排空间狭小，萨拉把手放到特莎的肚子上，轻轻地摸了一会儿。

“喔，姐，”特莎抓着萨拉的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非常爱你。”

特莎眼睛里突然涌现的泪水让萨拉感到好笑，可是说不清是什么原因，萨拉感到自己也快要淌眼泪了。“我也爱你，特茜，”她紧握着妹妹的手告诉她，“好好呆在车里。时间不会耽搁太久的。”

萨拉关车门的时候，杰弗里走了过来。他的黑发向后梳理得整整齐齐，颈后的头发还有点湿。他身上穿的一套黑色西装做工精细，烫得笔挺；前胸的衣袋上别着一枚金色的警徽。

萨拉穿的长运动裤已经不是流行款式了，T恤衫也只是里根执政时期流行的白色。她光脚穿着一双运动鞋，鞋带也没有系紧，这样穿鞋脱鞋的时候就方便多了。

“你没必要穿得这么整齐哟。”杰弗里开玩笑地说，不过萨拉听得出，他说话的声音有点紧张。“情况怎么样？”

“还不太清楚，但我觉得有点怪。”他顿了顿，回头看了看汽车。“你把特莎也带来了？”

“顺路而已，再说她自己也想来……”萨拉压低了声音，其实没有什么原因，对萨拉来说，目前，她生活的目的就是要让特莎生活得幸福——或者说，起码让她生活得顺心些，少发些牢骚。

杰弗里很了解她妹妹的个性。“我看没有必要跟她争论长短，你说吧？”

“她答应我会呆在车里的。”萨拉话音刚落就听到身后关车门的声音。她把手插进裤子后面的口袋里，转过身，发现特莎正向她挥手，示意不必管她。

“我得走了。”特莎说着，同时朝着远处的一片树林指了指。

杰弗里问：“她要走回家？”

“是去方便一下。”萨拉解释说，望着特莎朝着那片林子走去，爬

上山坡。

两人注视着特莎走上陡坡，她的手托着肚子好像是捧着个大篮子一样。

杰弗里问：“要是她从山坡上滚了下来，我在这里看了发笑，你会对我大发脾气吗？”

萨拉没答话，两人一起哈哈大笑起来。

杰弗里又问：“你认为她去爬那个山坡没事儿吧？”

“没问题的，”萨拉告诉他，“偶尔活动活动不会要她的命。”

“你就这么肯定？”杰弗里又追问了一句，有点担心。

“她真没事。”萨拉让他放心，她知道杰弗里这辈子还从未跟孕妇打过交道。他大概是担心特莎还未爬到山顶上的树丛里就可能会分娩吧。其实哪会那么凑巧。

萨拉向案发现场走去，但发现杰弗里没跟过来。于是她停住了脚步，转身等着那不可回避的交谈。

“你今天一大早就走了。”杰弗里说。

“早上我以为你想多睡会儿。”她转过身来从杰弗里外套口袋里抽了一副乳胶手套，问道：“有什么不对吗？”

“其实那会儿我没那么累。”他的语调似乎在说：如果早上她还在，他会充分利用这个早上的。

她摸索着手套，很想找些话说说。“我得把狗放出去。”

“你可以把它们一起带着。”

萨拉瞥了一眼那辆警用巡逻车。“新车吧？”她假装好奇地问。格兰特县只是个小地方，萨拉早就听说过新警车的事，当时那车还没停到警署门口呢。

杰弗里回答说：“几天前才到手的。”

“那几个字刷得不错。”萨拉故作轻松地说。

“那又怎么样！”近来只要没有什么其他的话好说，杰弗里常常把这句恼人的话放在嘴边。

萨拉却不轻易放过他。“她干得真不赖。”

杰弗里目不转睛的神态仿佛表明他没什么好隐瞒的。如果他上次不是也这么一副若无其事的神态，向她信誓旦旦地保证他没有骗她

的话,现在萨拉也许真的会信以为真了。

她很不自在地笑了一下,又问了一句:“这案子有问题吗?”

他微微喘了口气,看得出有些恼火。“你会知道的。”说着他向河边走去。

萨拉像平常那样走着,但杰弗里放慢了脚步让她可以跟得上。萨拉看得出他在生气,但她从来不怕他的这种坏脾气。

她问:“死者是个学生吗?”

“可能是,”他的回答仍然很简短,“我们检查了他的口袋。没找到任何可证明身份的东西,不过河的这边就属于校园的范围了。”

“好极了。”萨拉低声说,同时在考虑学院新任保卫处处长查克·盖恩斯要多长时间才能赶到现场,开始询问他们勘查现场的情况。查克这个讨厌鬼倒是好打发,但杰弗里作为格兰特县警署的警长,他的首要任务就是维护学院祥和快乐的气氛。查克比谁都清楚,而他也会随时利用这一点。萨拉注意到有位漂亮的金发女郎坐在一堆岩石上。她边上年轻的巡警布拉德·斯蒂芬斯,这个人很久前曾在萨拉处看过病。

“这位是埃伦·谢弗,”杰弗里介绍道,“她当时正跑步经过这片林子,穿过大桥时发现了尸体。”

“她什么时间发现的?”

“大约一小时前。她是用手机报的案。”

“她跑步还带着手机?”萨拉问,她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会对此感到惊讶。现在的人在无聊时就是连上厕所也都带着手机。

杰弗里说:“等你检查完尸体后我想再和她谈几句。刚才谈话时她太紧张了。也许布拉德能帮助她平静下来。”

“她认识被害人吗?”

“好像不认识,”他说,“很可能只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跑到了一个错误的地方。”

绝大多数目击者都倒了大霉,短暂的目击会伴随着他们的终身。还好,从萨拉看到的河床上的尸体情况判断,不会对那女学生留下多大影响,她会很快摆脱阴影的。

“从这儿走。”杰弗里说着,拉着萨拉的胳膊走向河岸。这片地起



伏不平，山坡向河床倾斜。雨水在地面上冲刷形成了一条小径，但淤泥松软，渗着流水。

萨拉判断，案发现场的河床至少有 40 英尺宽，不过杰弗里过后会找人测量一下。两人脚下的地面已经干裂，他们向尸体走去，脚下扬起了尘土，萨拉感觉到砂砾和泥土直往她的网球鞋里钻。如果 12 年前他们俩走到现在这个位置时，水已经没到脖子这儿了。

萨拉走了一半停了下来，抬起头望着桥。桥的设计很简单，混凝土的横梁，扶手栏杆较低。底下一块岩石突出，只有几英寸高，在岩石和扶栏之间，有人用颜料刷了几个黑色大字——“去死吧，黑鬼”，还有一个大大的纳粹卐字标记。

萨拉觉得嘴里泛酸，用讥讽的语气说了一句：“嗨，刷得还真漂亮！”

“乱七八糟的东西！”杰弗里说，他和萨拉一样感到讨厌。“这些东西校园里随处可见。”

“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萨拉问。这些刷上去的标记看上去已经有些褪色，可能是几个星期前刷上去的。

“鬼知道什么时候刷上去的，”杰弗里说，“学院方面甚至都不承认这回事。”

“要是承认了，那他们就得上手处理这件事，”萨拉一句话就挑明了，说着扭头找特莎。“你知道这是什么人干的？”

“那些学生，”他说，语气明显很厌恶，说着又继续朝前走，“可能是一帮子愚昧无知的北方佬，他们觉得南方来耍弄耍弄这里的土老冒儿挺来劲。”

“我讨厌这群无知无识的种族主义分子。”萨拉轻声嘀咕了一句。两人走近马特·霍根和弗兰克·华莱士时，萨拉脸上露出了笑容。

“你好，萨拉。”马特主动打了招呼。他一手拿着一架快速成像相机，另一只手里拿了几张宝丽莱相纸。

杰弗里的副手弗兰克告诉她：“我们刚拍完了照片。”

“谢谢。”萨拉迅速戴上乳胶手套。

被害人面朝下地俯卧在桥的正下方，双臂位于体侧，外面的裤子和内裤都退到了脚踝处。从他的体型以及光滑的后背和臀股处体毛较少的

特征判断,死者是个20来岁的年轻人。金发齐颈,自头部后面分开。要不是溅出的血迹和肛门的流出物,他的样子同在睡觉时一模一样。

“啊。”萨拉不由自主地叫了一声,此时她明白了杰弗里的担心。

萨拉将听诊器挂在脖子上,对尸体进行检查,并报出检查结果。

“没有发现类似使用暴力所造成的伤痕,也没有碰伤、撕伤。”她扫视了一下死者的双手及手腕。死者左臂不自然地翻转着,萨拉发现在前臂上有一块令人恶心的粉红色疤痕。由其外观判断,伤口形成于4到6个月内。“死者死前没有被捆绑的迹象。”

年轻的死者身穿墨绿色T恤,萨拉把它翻起继续查看受伤情况。在他的脊椎底端有一道刮伤,破了皮,但尚未流血。“这是什么伤?”杰弗里问道。

萨拉没有回答,但那块刮伤让她觉得有点奇怪。

她抬起死者的右腿挪到一边,发现脚并未随之移动,于是她停了下来。死者的腿骨不是一般的断裂,而是粉碎性骨折。

连续传来几声关车门的声音,萨拉听到杰弗里憋着气小声地骂了一句“妈的”。

不一会儿查克·盖恩斯走下了河岸,他下坡时,那身棕色的警服衬衫绷在身上。萨拉从上小学开始就认识查克,那时在学校里他一直不留情面地拿她开涮,从她的个头、考试得的高分、一直到她的红头发,几乎都是他取笑逗乐的话题。现在她还像多年前在运动场上那样开心地看着他。

莉娜·亚当斯站在查克身边,同样的制服套在她娇小的身上显得大了两个尺码。她用一条束带系住了裤子,戴着航空太阳镜,头发卷在宽边棒球帽中,这身打扮让她看上去就像一个穿着爸爸衣服装作大人的小男孩,特别是她在堤岸上没有站稳,屁股着地从堤坡上一直滑下来的时候。

弗兰克赶过去拉她,但杰弗里用警告的眼光看了他一眼,制止了他。莉娜曾是一名警察,和他们是同事,但7个月前她离开了警队。杰弗里始终不能原谅莉娜擅离警队这件事,因此他绝不让其他下属像她那样擅离职守,这也是他的职责。

“他妈的。”查克最后几步一跃而过。天气虽然凉爽,但他嘴唇上